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  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## 另起一行

偶得一小块水边菜地，如一本旧书翻新——人生由此“另起一行”。

和草木素面相见，是故人相逢的感觉。

又回到大地的阅读。心思无端的，悄然透绿。“浇水时，慢，才能渗得深。”冬麦草由着性子生长，落叶悠然飘坠，从一切纠葛中挣脱……

看过卡尔维诺《树上的男爵》，讲一个孩子多年活在树上不肯下来。从前不懂，现恍悟：一定是树的根系，接通了人的经脉。树冠造型像木屋，树纹走向是河流。叶片上的童年，汲天风雨露，干脆伸展成枝条。

被太多坚硬数字填满后，人还剩几多温软？与草木相邻的日子，可一点点“向种子回归。”

本期《行者》，请欣赏张守仁先生、萌娘女士关于博物馆的笔记。

《行者》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  
邮箱：xdkbox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；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## 我与博物馆

文/张守仁

博物馆是征集、收藏、陈列、研究、展览珍贵文物的机构。世上最早的博物馆是建于埃及港城的亚历山大博物院，在古代，文物收藏在宫廷、庄园、城堡、贵族宅邸之中，只供少数权贵观赏。直到18世纪下半期，在英、法等国开始出现了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。1905年，中国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博物馆——南通博物院。至今，中国各种博物馆已建有数千座。

我有个习惯，每到一地，先到当地博物馆参观。去国内博物馆观赏商周精美铜器时，我常看到鼎尊内壁大多刻有“子子孙孙永保之”的铭文。参观国外几个大博物馆，我看到那里展览着从中国掠去的珍贵文物，不免悲哀。比如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，就有数以万计的珍宝。印象最深的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、玉器等，还有一幅旷世绝品——东晋画家顾恺之的《女史箴图》。

细看那幅名画，宫女身姿优美，笔墨简淡，线条如春蚕吐丝，连绵不断。

1988年秋，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，在圣彼得堡参观了东宫里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。那里有多个展厅陈列着中国敦煌经卷、和田的佛经绘画、千佛洞壁画、中国古代针灸铜人……沙皇不仅侵占我北疆大片领土，还通过考古、偷运等途径掠走了大量文物精品。我心怀痛楚，不忍卒读。

1998年夏，我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馆内藏有许多埃及、巴比伦、希腊等艺术品。陈列有中国商周青铜器、唐三彩、唐明清瓷器。其中一套250多件金边白瓷餐具最为名贵。

我参观时有个发现：中国博物馆的展品，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的“司母戊鼎”、“四羊铜尊”，故宫博物院里的陆机《平复帖》、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上海博物馆里的“生肖群俑”等，全都是本土文物和珍藏；但国外名博物馆里的展品，除部分是他们本国珍品之外，大量陈列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品。如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古埃及罗塞塔石碑（所刻古文字说明希腊文化源于埃及），如法国卢浮宫的镇馆之宝、出土于希腊米洛斯岛的《维纳斯》雕像和出自意大利达芬奇之手的《蒙娜丽莎》，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中国画家董源的名作《溪岸图》……

上世纪末，我到加拿大多伦多看望女儿。有一天去唐人街理发，向北走了一程，巧遇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。顺便进去参观，结果使我大吃一惊。那里一楼中央大厅里展出的全是文物，有殷墟中发掘的甲骨文，有来自山西兴化寺的壁画、大幅佛像，有三彩罗汉、帝王服饰，还有大钟、牌坊、石人、拱门，甚至还有沉重的石墓。看得我目瞪口呆，走出大门，瘫坐在石阶上，沉重得走不动步子。

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，因战争掠夺和盗墓交易流失到国外的文物有近一千万件之多。它们极难追回。祖先在青铜器铭文中反复叮嘱子孙要“永保”文物，如今大量流失海外，我们无颜面对祖宗。

客观、公正地讲，我在国外博物馆里看到他们对掠夺来的文物保护得很好。所有展品必须的室内温度、湿度、光照，他们严格按照科学要求设置，这使我稍感心安。

那天我在加拿大博物馆外想到“文革”之初年轻人“破四旧”，砸烧文物的暴行，又想到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头率众奔赴曲阜砸孔庙匾额、碑石，烧孔子头像、典籍，又转往孔林扒掘古墓……我痛心疾首，困惑莫解，愤然感慨……我不由想起巴金老人生前关于建立相关博物馆的倡议。那是正视历史的深思之见，可以旷古悲剧为鉴，吸取教训，昭告后人，切莫重蹈覆辙。

总是难忘那天累坐在多伦多皇家博物馆前阶石上体验到的那种无奈、如乱麻般理不清的悲欣交集之感。■



《仕女图》  
画作/林风眠

## 收藏灵魂的博物馆

文/萌娘

我第二次去塾庐，那是又一个五月。这座绿荫遮蔽的花园里长满了嫩草，在这里过夜的小鸟和昆虫，从看不见的地方鸣叫。石屋被树的藤叶包满，藤叶之间露出的玻璃窗，犹如蹲守在树丛中的猎人眼睛。院子的深处便是一孔孔窑洞，那些绿色掩映的墙壁上，镶嵌着一块块墓志铭。这里就是豫西铁门镇千唐志斋博物馆。

馆长赵眼喜，学问好，善幽默，他见我摸了一下那块黑色的墓志铭，便一笑说：不得了，你摸着唐朝了！

是的，我说，是唐朝的梦。

多年前，国民党将军张钫先生建造了这座园子，取名“塾庐”。园子里十五孔窑洞和几个天井的柱子、墙壁上，嵌满了他收集的历代墓志铭及诗书画篆刻精品，其中大部分是唐代墓志铭，有一千多块。

木门敞开着，窑洞里光线很暗。王纯兼笔下的兰草，在淡弱的晨光中缓缓开放。郑板桥的石竹、韦应物撰写的墓志文和冯玉祥的“施政纲领”石刻，都在这浅浅的光线里显露出文学艺术大师和先驱者的孤独。而那些无名无姓的宫女墓志铭，显露的正是女人世世代代缝纽扣的孤独，它让你想象木桌、油灯，也是这样浅浅的光线，她们专注而又无声无息。

风从那些乌黑的石头上吹来，一种敬畏之情使我感到冷。

一个女人进了宫就不再有名，可是她们又怎么能有墓志铭呢？我问眼喜。

这可能是与她们相好的太监偷偷为她们做的。你看这块二品宫墓志，宫女分九品，她是二品，算是不自由中的自由人。从字体与行文看，这是工匠直接凿上去的，粗陋又匆忙。可正是这粗陋匆忙创造了艺术。看这一撇一捺多古拙，我能想到工匠凿刻时的身影和心态。

“故二品官人者，不知何许人，莫详其氏族。窃认恭承青坟，陪厕丹墀，早预官班，椒庭共号女师，彤管成书悦美……”

眼喜边讲解边诵读墓志文，窑洞里发出空洞的回声。我隔着时间，与另一个女人对视。她不陌生，我在自己的身上认识了她。石头乌黑似

浓浓的发帘垂过眉眼，生动流畅的书法有如美目流盼。我把杜鹃伸过去，她感到花朵的气息了吗？摸摸那些文字，我触到了久远的欢乐和绝望。有多少故事在石头之外呢？一块石头能证明一个活鲜活的女人吗？然而，她是幸运者，她毕竟有一块石头，更多的宫女呢？

一股凉气或许是一只无形的手从墙上伸来，她看见花了，我想。她一定比活着的时候愉快，她活着没有名字，没有历史，而现在她活在我们的言谈中。室外的阳光鲜亮，要是给她一双鞋，我想她会穿上它走出去，窈窕的影子把草地染成深色。

我对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充满敬意。人渴望不朽，人相信石头是坚硬的，石头会使人不朽，可是人想过吗？比石头更坚硬的是时间。

不朽的殿堂很小，渴望进入和已经进入的人是那么多，那些已经进来的人就不朽了吗？活着的人没有时间浏览每一块墓志，甚至没时间逐一念出他们的名字。在不朽的墙上，他们又一次被埋葬了。张钫的父亲张子温的墓志铭，是由章炳麟撰文、于佑任书丹、吴昌硕篆盖的，三位大师手笔集于一身，眼喜叫它“近代三绝”。可是张子温并没有因此而不朽，不朽的只能是艺术。环视四壁，我感到每块石头都充满了忧虑，时间是个大筛子，今天的不朽也许就是明日的筛下物。

石头也会孤独吗？

可是灵魂需要我们祈祷。在这里，那些逝去的梦被重新装订，只是每一页书彼此展开着。

一只麻雀孤零零地飞过大厅，它从一扇门进来，又从另一扇门出去，那个短暂的瞬间太像我们的生命了。

沿着长廊走去，我看见我桔红色的衣裙从一个窗棂走向另一个窗棂。窗与窗之间的墙壁上也嵌满了墓志铭。那些过往时代天才们的名字，代表着历史的各项精神旗帜，在每一个角落将我们从遗忘中唤醒。

我拍了许多照片，当镜头对准正墙时，我看见一只蜻蜓立在那块乌黑的墓志铭上，它的翅膀在阳光下闪闪烁烁。■